

刘 德 润 生 平

原水利部水管司总工程师、退休干部刘德润同志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 1994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病逝,享年 88 岁。

刘德润同志(曾用名刘敬修)1907 年 11 月出生于河南省安阳县。他自幼好学,1932 年毕业于天津国立北洋大学,1934 年至 1937 年在美国依阿华大学公费留学,获水工硕士、工学博士学位,被吸收为美国“ $\Sigma-4$ ”科学荣誉学会会员并获“ $\Sigma-4$ ”金钥匙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谢绝了依阿华大学导师的一再挽留,抱着一腔爱国热情,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曾任教于北洋大学、焦作工学院、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开封中原工学院,历任助教、讲师、教授、系主任、校长、院长等职。他编写的《普通水力学》,作为大学水利系的教材,受到海内外水利界的肯定和赞赏,为发展水利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前夕,刘德润担任黄河治本研究团代理团长、南京水利实验处处长,他拒绝迁往台湾。上海、南京刚解放,就立即找到军管会负责同志,把上述两个单位的技术人员、仪器、资料等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并参加了革命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他曾任平原省人民政府委员 在南京军管会水利部、中央水利部、水利电力部技术委员会、工务司、工程管理司(局)、水管司,历任工程师、副司长、副局长、总工程师等职 并兼任水利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顾问。1994 年 2 月退休。

在长期的水利研究和管理工作中,他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古稀之年,他还参与了“中国水利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水利卷”“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的编写工作,为我国水利事业建设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怨、踏实细致、一丝不苟,特别是在负责防汛工作期间,他认真负责,忠于职守,积极为部领导和国家领导献计献策,使人民生命财产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并实事求是,妥善地处理了部分水利纠纷,得到部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平时他生活朴素,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我国的水利事业。他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生前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的事业满腔热情。

刘德润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老学者。我们深切地怀念刘德润同志。

刘德润同志安息吧!

热爱水利报祖国 敬业精神感后人

李 伯 宁 *

刘德润教授,是我国水利界享有很高威望的水利专家之一,曾任前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校长、西北工学院水利系系主任、水利部工管司副局长、副司长、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职,因病不幸于 1994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

刘德润教授从事水利工作 60 余年,把毕生精力和才智献给了祖国的水利事业,为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大江大河的综合水利规划 防洪、工程险情处理,水库调度运用 水利院校的教材建设;《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的编纂做出了贡献。他的功绩和高尚品格将永远值得纪念。

1907 年 11 月 1 日刘德润同志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县清峪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自幼好学,1932 年在天津国立北洋大学毕业后开始从教,以后又公费留学美国(1934~1937 年)。留学期间由于他刻苦攻读,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得到导师赏识。毕业后谢绝导师和校方的挽留,回祖国,决心把所学知识贡献给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

从美留学回国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他饱受了战争、颠沛之苦。曾任教于北洋大学、焦作工学院、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黄河水利专科学校、中原工学院。他安于清贫,专心执教,艰苦办学,精心育才,深受学子欢迎和爱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水利建设的栋梁之才。

* 李伯宁,原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解放前夕，他在担任黄河治本研究团代团长和南京水利实验处处长时，拒绝迁往台湾。上海、南京刚解放，就立即找到军管会负责同志，把上述两单位的技术人员、仪器资料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参加了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他曾担任平原省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电部技术委员会、工务司、工程管理司（局）副司（局）长、总工程师等职，并兼任水利学会名誉理事，黄河志顾问、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顾问。

刘德润教授长期负责水利工程管理技术业务工作。他以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的精神，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在水利部党组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单位及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他积极参与建立管理制度，编写管理规范，不断总结管理经验，培训工程管理人员。我国现代水利的工程管理工作，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健全。刘德润同志付出了辛勤劳动。

在古稀之年，他仍以惊人毅力，在部直接领导下，与全国七百余水利专家、学者、教授先后完成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的撰稿、审稿、定稿等工作。三部巨著均已出版，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利科技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的新水平。

刘德润教授生前留下遗言，将他多年珍藏、积累的书籍手稿与文献，无私分赠给黄河水利学校、水利部图书馆及水利部工程管理司，好让后人来完成未来的水利事业，造福子孙后代。刘德润教授在西北工学院工作期间，编写、出版了《普通水力学》一书。该书内容丰富，取材新颖，概念清晰，曾五次再版，许多大专院校曾作为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

刘德润教授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他工作认真负责，勤恳踏实，注重调查研究。他生活俭朴，两袖清风，待人亲切，舍己助

人。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水利事业,关心青年教育培养。他把一切成绩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参予工作的同志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他那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为水利事业而奋斗。

回忆与刘德润同志同窗的经历

崔宗培^{*}

我和刘德润同志相识是在 1934 年的春天,那时河南省教育厅公告招考公费留学欧美的本省学生。报考的条件是大学毕业、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刘德润和我都是河南人,又都符合招生规定的报考条件,我们报名参加考试后,同获录取,从而相识。但是按规定,省级初试通过的学员,还需于当年暑期到南京参加教育部主持的各省出国留学生的复试,经过复试录取的,才能出国留学。于是同年 7 月我们这批初试录取学员齐集南京,参加在中央大学举行的复试。有幸刘德润和我,还有同属土木工程专业的金宝桢同志都被录取。

河南省是个农业大省,但是水旱灾害频仍,长期以来,人民深受其苦。因而我们三人初步商定,到美国之后进修水利工程,以期将来能为河南省的水利事业做点急迫而有益的事情。

在出国之前,我们请教一些水利界前辈和有关人士,根据他们的建议,我们商定同到美国依阿华大学学习水利工程。因为当时这所大学在水利工程教学上是比较强的,有几位有名的水利工程教授,如伍德沃德、雷因、迈耶教授等,所以学习水利的中国学生大多到这个学校学习或者短期进修。

1934 年 8 月,我们三人同乘越过太平洋的总统号邮轮去美国,途径日本、檀香山,到美国的西雅图登岸,然后乘火车到依阿华城。这个城市可以说是个大学城,人口不多,其中大部分是与这所

^{*} 崔宗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原水利部咨询(副部级)、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

大学有关的。我和刘德润同志同住在一户居民的一个双铺的房间,金宝桢同志租住在另一处人家,相距不远。

随后,我们又一同到依阿华大学去办理登记注册手续,还到工学院的水利系拜会了水利系主任梅维斯先生。从此,我们便成为该校水利系的研究生,按照选定的课程上课,开始了我们中断数年的学生生活,金宝桢同志一年后转学密歇根大学。

在这个学校里,刘德润和我共同渡过了近三年的时光,其中第一年我们两个还同住一室,可以说朝夕相处,相互了解较深。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一是他在学习上十分勤奋,努力好学。二是他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可以这样说:几年中,他把吃饭、睡眠以外的时间,几乎全部用在学习上。每天他不在课堂上,就在图书馆里,或者在住所学习。他较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记得 1935 年的暑假即将到来之际,我和当时同学黄万里、王志超等计划利用暑期的机会到 TVA(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所属的水利工程上去实习,并通过伍德沃德教授的关系(伍德沃德教授是 TVA 的防洪总顾问),已取得 TVA 的同意。我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不愿参加,说是将参加暑期班选课,无法分身。同样,在 1936 年的暑假,我又和覃修典、胡小园同学计划去 TVA 实习。事先我也征求他的意见,希望这次他能一同前往,并说明在 TVA 工程上实习的情况和收获等。他仍以要选习暑期班的功课,又未能同行。当时他早已决定用两个暑期班的选课,取得了一个学期的选课学分,从而使他的学习提早一个学期满足学位学分的要求,这使他可以提前半年取得博士学位。

我们在美国的学校生活,依靠的是省公费的支持。当时河南省的公费是比较少的,每月为法币 300 元,第一年还能兑换美金 100 元左右,随着法币的不断贬值。到了第三年只能折换美金 70 元左右。公费减少了 30%,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节约措施,紧缩开支。我们在出国之前,亲友们就曾告诫我们,在国外添置衣

物用品,比国内昂贵得多,希望在出国之前把要用的物品,尽可能的带去,免在国外购置。我们确是这样做了,带足了三年的衣物和日常用品。这样每月的公费,除了交学费、书费和房租外,主要就是用在伸缩性很大的饮食上。在依阿华这座学校城,餐馆很多,大多数是以学生为对象开设的。所提供的餐食也多属于一般适应学生的食品。按当时的价格,一餐饭大多在 35~55 美分之间,少数便宜的餐馆,最低一餐为 25 美分,但供应的食物量少,只能吃个半饱。刘德润同志在用餐上比较节约,一般都是选用下限。当时很多中国同学在食不果腹的时候,往往买点面包,作为补充,而刘德润同志是不舍的。此外,刘德润同志也很少在周末看电影,至于购票观看体育表演和球类比赛,更是不赞成的。他在生活上的艰苦俭朴,给我很多启发和影响。他的生活有计划、有规律,他有一定的计划和日程,非有特殊原因是不愿改变的。

总之,我和刘德润同志在美国同窗三年,相处是愉快的,他勤奋好学、生活俭朴的作风,起着榜样的力量。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又历历在目。现在刘德润同志已离开我们了,但是当年我们相处的美好时光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怀念敬修先生

全 允 果*

我第一次见到刘敬修先生是 1944 年秋天在河南省西峡口的丁河店。但早在 1938 年就从湘桂水道工程处张子钦、杜镇福等同事的谈话中听到敬修的大名,知道他北洋大学毕业后,留美专攻水利工程并注意于黄河的泥沙。1943 年秋我到南阳县石桥镇白惠渠工程处工作,家属为就医暂住鲁山县城(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1944 年春白惠渠工程处人事变动,我又离开南阳到了鲁山,不料正遭遇日寇为打通平汉铁路向西侵犯,省政府西迁内乡县,我也随同家兄携眷仓皇西奔,到邓县罗庄暂住。颠沛流离之中,更受失业威胁,处境之狼狈,可想而知。正为职业奔走之际,忽然收到敬修先生以校长名义寄来手书,征求我的意见能否到黄河流域水利专科学校任教。这对于我来说可谓“雪中送炭”,但由于自己缺乏教学经验,颇有顾虑。斟酌再三决定一试,并将家属送回新野,准备一旦不能胜任,可以自由脱身。当时黄河水专已迁至内乡县西峡口所属丁河店,我到校会见敬修先生,简单的谈话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坦诚、朴实,有长者风度。安顿后我才知道这次聘任是由于原白惠渠工程处主任卢杰的举荐(他离开工程处即到水专任职),并得知老同事杜镇福早已在此教学,我高中时期的国文教师蒋镜湖也是这里的老教授,于是我安下心来备课,准备迎接实际的考验。

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应该说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师生们的教和学都是非常认真的。校长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也受到教职

* 全允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原黄河水利科研所所长。

员工的拥戴。我作为一名新手，并未受到歧视或冷遇。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负责这样规模的一所专科学校，辗转迁移仍弦歌不辍，实在很不容易，内心深处不禁涌出一缕敬意。

正当新学期开始之时，日寇又继续西侵，学校被迫迁往陕西宝鸡，在赵家坡又经历了将近一年的艰苦生活，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初，学校迁回河南开封。根据敬修先生的规划，原拟将水专发展成为一所门类齐全的水利学院，各种办学条件必要大加充实。他带着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到重庆请求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可是政府另有打算，于是出现了水专合并河南大学工学院的拟议，并引起一场风波。我于1946年6月学期结束后离开水专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一偿我直接参与治黄工作的夙愿。回顾在水专工作的两年，我同学校的同学和同事们逐渐建立了患难与共的感情，同时对敬修先生的道德学识以及执著的事业心也有了更深刻的体认。

1946~1947年，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邀请中国专家组成黄河治本研究团，经济委员会聘请美国专家组成治黄顾问团，分别对黄河进行考察，提出治理意见。黄河水利委员会（后改称黄河水利工程总局）也在工务处下设研究室，搜集资料作治本研究的准备。我从设计组调到研究室，对于这些国内外专家的活动自然十分关心，黄河治本研究团的团长是张含英先生，具体工作多由敬修先生负责，从组团到提出报告，他付出了大量劳动。1948年7月他代理团长职务，着手开展黄河治本研究的日常工作，并借调黄河水利工程总局研究室二十余人到南京参加这项工作。分别两年后又聚首了。尽管当时时局动荡，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

1948年秋季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以北发动强大攻势，节节胜利，南京震动，国民政府准备南迁，通货膨胀已无力控制，我们这些公务人员每当发下工资立即到市上换成银元，以应付一日数涨的

物价,勉强度日。同时还有一个去留的问题在困扰着人们,开封解放后黄河水利工程总局一部分人员撤到南京随机关继续南逃,借调到治本研究团的人员难免不受影响,各有打算,但大部分人留下了。原因不止一端,而敬修先生态度明朗,坚守岗位,对属下人员虽未做过什么动员,却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1948年底国民政府濒于垮台,大批人员被遣散,我们自然也在遣散之列。四个月后,迎来了南京的解放。

最近我看到敬修先生生前撰写的回忆录,提到1948年秋天黄河水利工程总局局长陈泮岭,南逃经过南京时,敬修要求他将借调在黄河治本研究团工作人员的薪资留下来,陈面有难色,敬修说:“如不留下这些人员的薪资,你不能走。”试想如果没有这着妙棋,我们这些人将何以度过难关。回想当时情境,既为我等庆幸,又对敬修先生关怀下属,机智果断,深为感佩。时过境迁,今天想来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新中国建立后我回到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经过学习,思想面貌有了变化,一扫过去纸上谈兵的倾向,投入到紧张的具体工作中去,每年在野外工作的时间常达八九个月。这时听说敬修先生曾任黄委会的顾问,不久又调部主持工程管理工作,见面的机会不多,即使在会议中偶尔遇到,也只匆匆致意未能长谈受教。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1979年10月中国水利学会在郑州召开的“黄河中下游治理规划学术讨论会”上,这是针对三门峡水库改建以后,黄河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二百余人,为治理黄河献计献策。敬修先生在会上两次发言,对下游防洪和中游水土保持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特别提到对洪水处理应和水资源利用统一规划、调度和管理,才能使洪水得到妥善安排,同时又使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强调中游水土保持的重要性,“泥沙不治,黄河不治”。水土保持的发展不平衡,他认为不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政策问题。这些意见在当时可谓切中时弊,后

来的实践也证明是正确的。回想以前治本研究团时代的工作，不能不承认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从领导到一线职工对治理黄河在认识上都有较大提高，增强了信心，但也体会到治河任务还很艰巨，需要一代一代继续不断地努力。

80 年代以后，听说敬修先生参与负责编写《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等煌煌巨著。可以想见，以他的渊博学识和严谨治学精神，一定是倾注全力，为后世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

谨以此短文向敬修先生表达我的怀念和敬意。

缅怀 刘老

赵珂经*

1994年12月26日,刘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水利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老专家,我痛失一位良师。兹值纪念刘老逝世三周年之际,追忆昔日与刘老相处的点滴往事,以表崇敬和悼念之情。

一、初识

我与刘老初识于1959年12月。当时,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水利科学技术讨论会”,总结、交流建国十年水利科学技术工作的经验和成就。刘老和蔡振副局长共同主持“水文预报和水利调度”专题组的活动,我任学术秘书,负责起草专题讨论“综合意见”。由于我从苏联学习刚回国不久,对于国内情况,特别是水利调度科技发展情况知之甚少,起草工作得益于刘老指点甚多,刘老(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详细介绍情况,认真审查修改“综合意见”初稿,使我得以顺利完成起草任务。初次接触,刘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敦厚诚笃、诲人不倦的长者之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防汛

60年代初至“文革”,刘老在水利电力部水利管理司任副司长,我在部水文局水情处负责工作,由于共同参加防汛和跨省重点水利工程(主要是三门峡、官厅和密云等水库及漳河)的水量分配

* 赵珂经,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原水利部工管司副司长。

和调度工作，我与刘老经常有工作接触。

刘老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深得部领导的信赖和广大同事的尊敬。每年汛期，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勤勤恳恳，坚守岗位，注意汛情发展，研究防汛对策，为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工作中，关心别人胜过自己。1961年暂时困难时期，大批干部身体浮肿，部机关夜晚不供电不加班，创造条件让职工多休息。唯有水情处因防汛水情和调度预报工作需要，昼夜保证供电，经常需要加班加点。刘老十分关心同志们的休息和健康问题。每次防汛碰头会后，总是在关心地问我‘你们昨晚又干到几点’水情处浮肿休息怎样安排的？在一次向钱正英副部长汇报工作后，刘老反映了水情处人员浮肿和加班情况。其实刘老自己也有浮肿。这年汛末，部领导指示水文局，安排水情处每人轮休两周，以资奖励。这种安排，在水电部机关是前所未有的。

刘老十分关心年轻同志在业务上的成长，他曾多次向我和他周围同志讲述过去防汛和一些水利问题的历史情况和工作经验。1958年战胜黄河特大洪水的决策过程；冀、豫两省漳河分水的历史背景和有关协议；官厅、密云两大水库水量分配和调度中的矛盾和处理经验等等，使我受益良多，终生难忘。

三、干校劳动

“文革”中，刘老受到不公正待遇，长期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并接受审查。1970年，我与刘老同在水利电力部青铜峡五七干校六连积肥班劳动。刘老和另一位老同志赵景阳共同负责马圈积肥点。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成年累月不顾寒暑身居土窑，远离连部和家属驻地，克服生活上许多困难，坚持又脏又累的起圈和运肥劳动，从不请假缺勤，从不叫苦叫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多次受到排

和连部的表扬。许多同志,为他们的表现深受感动。刘老,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的一贯作风,即使在‘文革’逆境中,也仍保持不变。

四、在水文水利管理司

1978年,水利电力部撤销水利调度研究所,刘老和该所大部分人员调入水利管理司,成立了预报调度处。当时,我在该司任副司长,又能与刘老经常见面。开始一段时间,未明确职务,刘老有较多时间帮助周围同志解决一些业务学习和工作中的问题。有一位工程师结合工作翻译一些水利专业文献,得到了刘老的耐心指点和悉心校阅,其中,有些译文得到正式发表。

五、编纂百科全书

从1980年,刘老先后参与《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中国水利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等的编纂工作,刘老担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副主任兼主编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副主任,当时我任编委。首先是在刘老领导下,我负责《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有关水文和水资源部分的审稿和定稿工作。后来,是在崔总(宗培)、刘老和陈椿庭副院长(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三位副主任的主持下,我和另外两位专家一起参加了《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卷》的审查定稿工作,历时数月。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卷》的审查定稿工作,采取集体办公的形式,这段期间,我与刘老朝夕相处,更多地体会到老人刻苦勤奋、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1989年盛夏炎暑,审稿工作紧张,室内没有防暑降温设施,刘老和崔总都是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每天坚持工作八小时,坐机关职工的大班车,按时上班和下班。使我深受感动和激励,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有一次,关于‘水利枢纽’和‘保证率’等两个名词的对应英文译名的确定问题,会上讨论一时难以解决,刘老要我专门考证和准

备一个方案，再交会议定稿。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关注和指导这件事，使审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这类的事例，还有一些。

刘老认真、勤奋的敬业精神，确实令人敬佩。

缅怀刘德润先生

徐 福 龄*

1945 年抗战胜利时,我在淮阳水寨黄河防汛新堤第三段任段长。由于干部铨叙,需要毕业证书及任职证件,而我在抗战初期,开封吃紧,单身离汴,河南省立水利专科学校的毕业证书早已丢失。当时铨叙需要甚急,我不得不冒昧致函黄河流域国立水利专科学校校长刘德润先生,陈述原委,请予证明我是 1935 年在河南省立水利专科学校毕业。不久,即收到他的回信,并附有证明文件,我非常感动。1945 年冬,我到开封出差,曾专程到学校去拜访刘德润校长,当面道谢。这一次,他还向我介绍了母校的变革情况和现状。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谈了两个小时,感到他平易近人,有学者的风度,甚为景仰。

1948 年开封解放后,开始了人民治黄新时期,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1949 年,刘德润先生到水利部任职。因解放伊始,黄委会高级技术人员奇缺,1950 年水利部派刘先生到黄委会帮助工作,那时会领导明确他是黄委会总工程师。因在同一个机关工作,朝夕相处,常受他的教益。他在黄委会工作时间虽不长(约一年左右),但对黄河有关治理规划问题,做出了不少奉献。他对黄河下游防洪特别关心,为了探索黄河下游河道冲淤变化情况,他第一次提出在下游河道布设河道大断面观测工作,决定每年汛前、汛后各观测一次,从而确定分析下游河道的演变规律,这一工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并不断提高,为下游积累基本资料打下了基础。

1965 年,刘德润先生任水利部水管司副司长。水利部派他到

* 徐福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